

住院

比起去急診室，給住院的先生送餐，心情輕鬆多了。

一般是我到了樓下，停好車，先生便呼叫護士，麻煩護士到樓下取我送去的東西。護士從樓裏出來，在門口我把東西交給她們，我是不能進病房樓的。雖然每次見到的都是不同的護士，但個個都很耐心和善的樣子。

其實最開始聽說醫院不允許探訪病人的規定，我便在想是不是我也不要送飯了，減少交叉感染。先生連着給我發了兩張早餐和午餐的照片，一點香腸，雞蛋，黑麵包，酸黃瓜，午餐會多一些主菜比如咖喱飯。我不大厚道地笑了，這樣的餐飲「條件」，別說給病人，給正常華人吃幾天都喊要命。於是每天我做好蔬菜、魚、粥和麵條給先生送去，他才吃飽心滿意足了。

我跟幾位華人朋友看了他們的病號餐，他們都直呼這真是「不餓死」就行了的飲食，看來錢都花在了刀刃上，用去買醫療物資了。不過轉念一想，德國人不就是吃點黑麵包吃香腸嗎，這才是他們的正宗傳統飲食。有咖喱飯已經算是新花樣了。

剛住進去兩三天先生依然是高燒不退，後來又開始有呼吸道症狀。醫生一點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了第二次新冠核酸測試，連着兩個晚上安排了照X光和CT，另外還抽了很多血液樣本去化驗。

柏林漫言
余逾

因為皮膚上的水痘，先生從臉到腳都塗上了像修正液的白色藥水，我從視頻通話上看着忍不住笑出了聲，我說你這樣半夜可別嚇着護士啊。

可能是疫情的特殊性，護士也覺得有點不安。每次護士進來，先生便主動戴上口罩。直到第二次核酸結果出來，CT確認了，醫生高興地跟先生說，我們非常非常確定你沒有感染新冠病毒。只是你身體裏的水痘病毒濃度很高，我們需要了解一下你接觸的人和是否感染到高危人群，比如說孕婦，老弱病殘等等。畢竟，水痘帶狀疱疹病毒可經空氣傳播，也是不容輕視的傳染病。

先生昏昏沉沉燒了三天，總算在第四天開始好轉。我還沒來得及送飯時，他也高高興興地把醫院的午餐吃了，還開了一包「飯掃光」就着一起吃。送餐的大哥看到很好奇，問這是什麼，先生德語也說不清楚是個什麼，便送了一包給他，大哥很高兴。

總算，轉眼一周便過去了。先生已連續兩天沒發燒了，水痘也開始結疤，醫生說輸完這個療程的液就可以出院了。

那個陽光燦爛的周六上午，我買了一把粉色的花，讓先生把花送給了照顧他的護士們，把這個像個麻豆怪獸的先生接回家。

HK人與事
東瑞

疫情當下，例牌的家庭聚餐也取消了。本來一個月或數個星期就有一次不定期的聚餐被迫取消。近期政府的限聚令人數也從四人擴大到八人。疫情既然平緩，我們三家人大小剛剛好八口人，經過醞釀協商，決定來一次聚餐會面。

兒子一家，女兒一家，我們一家，實際上同在一個屋邨，相距不到五六分鐘路程，然而疫情洶湧，自一月底成群出動向姑姑伯伯拜年，到這一次聚餐日，也有一百一十日沒見面了。為了這次見面，其間也幾經波折，虛驚多次，先是家庭中一個成員任職的機構有外籍人員被隔離在家，他們也受影響，需要十四天在家工作，如果出現問題，大家都要採取措施；之後，家庭另一個成員又在我們第一次茶敘約定前一日出現發熱現象，一家人都很擔心，當晚讓他去公立醫院急診，我們也馬上將茶敘的約定取消了，另定時間。一直到兩三天之後醫管局來電通知他無大礙之後，我們一家人很開心，決定將茶敘改為以附近酒店的自助餐形式見見面。

久違的家庭成員見面的老地方，疫

情期間早就取消了周一到周五的自助餐形式，而星期六、日依然保持舊有的形式，只是以前比較密排的座位現在顯然拉開了，排得比較疏鬆。訂位的食客都不算少，陸陸續續坐滿了八九成。

近乎四個月沒來這經常和家人聚餐、和好朋友應酬敘情的地方，有一種劫後餘生、舊地重遊的感覺。經理還是那位年紀輕輕的經理，每一次妻聯絡他，他都會不厭其煩地將複雜的價格計算好發來，讓我們心中有數。這一次的家人聚會，也算特別有意義，既遇母親節，又逢家庭四個成員都相當接近的生日，索性就一起慶祝了，堪稱意義重大。

經理殷殷交代，除了進食期間，都要戴口罩，尤其是取食物的時候。在自助餐廳門口等着，大家都很自覺地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一個中年婦女走過來，也許走得太匆忙，冒冒失失地撞了我身體一下，實在令我膽戰心驚。在這特殊的時期，家人吃飯早就保持一定的距離了，何況生人？我走到大堂一角，從小包包裏取出小瓶酒精，在被碰的手臂噴了一下。實屬無奈。

家人陸陸續續到了。這幾個月中，雖然三家人沒有一起接觸、聚會，但個別成員還是有見面的，畢竟家都住得很近。兒子將孫女帶來我們家玩和午睡，

父女倆都戴着口罩，兒子只站在門口很快就走；最小的孫子十一個月大，戴着口罩也非常地習慣，潛意識的，該也是看到父母和其他大人戴口罩吧。

幾個月沒聚餐，家人在一張長餐椅吃東西，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小孫子十一個月大，躺在小推車內熟睡。他出世後，前半年香港局勢動盪不安，後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可謂都處在非常時期，然而他渾然不知，只是吃、喝、睡，學爬、笑，被家人輪流愛着、抱着，哪裏曉得身處的世界如此不安寧？沒有憂慮，那是多麼幸福的襁褓歲月啊。

兒女媳婦都各有自己的忙碌，空閒時堅持運動，做老師的忙着給學生上網課，讀幼兒園中班的孫女從農曆新年開始就不需要復課了，一直要到九月才正式開學。不過，疫境時期，她長大懂事靜乖不少，除了玩，也堅持寫字學習。

難得聚會，趁小孫子醒來，抱在大人懷裏，請餐廳經理給我們拍攝一張全家福。餐廳外面正是紅磡海濱大道，陽光正當強烈的維港海面上有數隻小型風帆在初夏的勁風吹送下飄然而過。對岸的香港高低建築物明晃晃地刺眼。我們還特地在那海濱大道上看看風景，再拍幾張全家福，就一起走到兒子剛剛裝修好的新居看看了。

DSE試題為何非常不道德？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考評局歷史委員會主席劉智鵬教授批評DSE試題用「利多於弊」去形容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的中日關係，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他贊成取消該題目，並建議讓每個考生在該題目都獲得八分滿分，以消除所謂「公平性」的擔憂。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劉教授態度鮮明，沒有半點含糊，沒有和稀泥，而且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種負責任的態度，在今天實屬難得。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無數同胞慘死日軍屠刀之下。日本佔領香港三年八個月，五萬多港人喪生，一百萬人被趕出家園，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罄竹難書，這些是事實，就像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入侵波蘭、法國、蘇聯等國，犯下滔天罪行，是鐵一般的事實。究竟世界上有什麼「利」能大於這些「弊」呢？劉智鵬教授指出，如果這道題目將年代設定為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年，便沒有問題，此話一針見血。日本軍國主義於一九三一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東北三省、一九三七年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入侵中國，還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佔領香港，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中國抗戰取得全面勝利。DSE出題和審題的人士，當然不會不知道以上歷史事實，其所以要求中學生回答「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對中國利多於弊」，更舉出两件分別發生於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二年、表面上都是日本有利於中國的資料，真可謂「畫公仔畫出腸」。

有人說，如果這道題目用作學術



◀盧溝橋位於北京市豐台區永定河
▼「七七事變」中的盧溝橋

資料圖片



研究探討，應該是可以的，但不適合作為中學文憑試考題，畢竟中學生能力有限，何況只有十多分鐘答題。但我認為，核心問題在於根本不應該讓學生從利與弊的角度，去分析和評價發生法西斯侵略戰爭的複雜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生命無價，利弊何在？這樣的分析無可避免會導致模糊大是大非，淡化侵略和大屠殺這類反人類罪行，難怪劉智鵬教授斥之為「非常不道德」。說得直白一點，這條試題是用不恰當的價值觀誤導學生學習和認識這一段中國歷史。因此，不僅應該取消這道試題，而且當局應檢視考評局出題和審題的機制，堵塞漏洞，如發現有人失職，理應追究責任。這對維護學生權益和維護考評局形象，都很必要。

DSE事件還發生一個小插曲，特首林鄭月娥當日引述據稱是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名言，結果被指這段來自網上的「曼德拉名言」是假冒的，這事難免令特首尷尬。特首辦當晚回應「樂意接受指正，並對若因此引起的誤會表示歉意」，並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肩負確保教育質素的責任。據聞這段假名言此前有其他名人也曾經中招。不過，雖然「教育的崩潰足以摧

毀一個國家」這句話並非出自曼德拉之口，但這句話並沒有錯，事實的確如此。法國作家都德《最後一課》，講的是普魯士強迫戰敗的法國在學校禁止法語，改以德語教學。「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在我國東北三省強推日語教育。有一年九月十八日當天我剛好在瀋陽出差，一大早和大批市民一起站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對面馬路旁觀看撞鐘鳴警儀式，結束後很多人在路邊圍住一名老者，聽他講述當年日本人如何軟硬兼施、父母被迫送他去學日語和日本禮儀的經歷。普魯士人和日本人早就知道，要摧毀一個國家，不僅要靠武力征服，更要摧毀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教育。

去年以來，數以千計大中學學生參與暴力等違法行為被捕，當中部分人已被判入獄，不少市民認為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DSE試題只是一個例子。到目前為止，特首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對DSE事件的態度都夠硬淨，考評局無可避免必須作出交代。這件事說明，如果特區政府官員都能秉持「為官避事平生恥」的宗旨，香港的局面定會大為不同。閒話休說，且看事件的結果如何。

學習老去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變身隱士，大隱隱於家，只有在必要時才外出。意想不到，我竟然可以在閉關期間修心養性，提升精神境界，學習老去。

之前美容院與髮廊關閉，對我影響甚大。我弄不清楚是否心理作用，覺得老之將至。相信大多數都害怕年華老去，男女都不會例外。白先勇有一篇短篇小說《青春》，裏面寫一個老畫家，無法接受自己老去的事實，臉上塗上厚厚的雪花膏，以為這樣就可以掩蓋衰老的容貌。他還穿上不合乎年紀的衣服，偽裝年輕，形象滑稽。他既可憐，又可笑。他對於青春的身體的執著，他達到瘋狂的境地，接近病態。也許他忘記了自己的畫家身份，藝術，是不會衰老，不會死亡，不會毀滅的創造。

至於《霍亂時期的愛情》這部疫病蔓延時期必讀的名作，更加震撼我的心靈。十七年前沙士橫行時讀這個作品，對於年齡沒有什麼感受。十七年後，驀然發現小說首尾部分洋溢着一種比霍亂更加恐怖的疾病，就是「懼老症」。這位攝影師為了拒絕老去，決定在六十歲時自殺。他設計和執行自殺計劃，死前一切事情交代得井然有序，冷靜得叫人發抖，積極得令人渾身哆嗦。一個甲子耗盡，生命就應該走到終結。他遺下一局沒有下完的棋局

自由談
文秉懿

，未分勝負。其實他本來仍然有很多事情要辦，他的女人，他的狗，還有人世間的種種……可惜他缺乏接受老去的勇氣，在他眼中，年老比死亡更加恐怖。

一直以來，追求長生不老的大不乏人，其中秦始皇可算是代表人物，他派遣方士到國外求藥。強韌的人在年老和死亡面前，也顯得渺小和懦弱。不過，以結束生命作手段，繞過老邁的階段，實在令人震驚，讀過這一部分以後，心情久久未能平靜下來。至於書中的男主角，那個縱慾的痴心人，為了名正言順地再度追求心愛的女人，他渴望情敵老去，然後離世。他努力生存，等着等着，他老了。年老對他來說，並不可怕，因為他有希望和目標支撐意志。古稀之時，他竟有能力令少女為他動心，甚至為他丟了性命。

《霍亂時期的愛情》的結局是叫人安慰的，兩個老人沉醉在愛情之中，不理人間何世。愛情，是永葆青春的靈丹妙藥。愛情，是綻放永恆的鮮花的花園。二人承認老去，把握餘下的時間放肆地享受人生。

老去，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這只是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獨特可貴之處。順應自然，學習老去，生活得更加自在。

客居人語
姚船

雨露滋潤文學心

「小雨」是于湮的筆名。

記得于湮加入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時，仍在大學唸書，是作協中最年輕成員。那時，作協先後在多倫多兩大中文報章有定期專輯，刊登會員作品，她也時有文章發表。她的文筆清純樸實，充滿感情，給我留下較深刻印象。

最近，她把多年來在加拿大及中國國內刊出和一些尚未發表的作品輯錄成書，書名為《小雨小語》。全書分六個章節：「愛與真情」、「成長路上」、「家事親情」、「文學夢」、「異國異鄉」、「思維視角」。看着印刷精美的封面，讀着內裏一篇篇輕鬆活潑的短文，令人十分欣喜。

于湮的文章，從一個年輕人的視野看世界，尤其是對身邊的人和周圍事物的細微觀察，讓我們產生不一樣的感受。既熟悉又親切，帶點俏皮，有點幽默。她在《我家的順

風耳與火眼金睛》中，以孫悟空的「順風耳」和「火眼金睛」來形容自己的母親與父親。當她晚上關上房門，只開床頭燈，佯裝睡覺，但在偷偷閱讀《天龍八部》時，仍被外面的母親察覺，敲門要她早點休息。有次她學開車，父親坐在身邊指導。連她的腳趾在球鞋裏悄為轉動，都被他的「法眼」看到，馬上提醒她別亂動，要保持速度。正是在父母無微不至的督促關懷下，她才健康成長。

她的文字，沒有過多的描寫和硬梆梆的說教，都發自內心，坦率而純真。書中一百三十七篇文章，多是四五百字，是她感情的真實流露。她在《高貴的心》一文中，說起自己親歷的一件事。她上學時每天經過一個地鐵站，門口站着一個乞丐。他向每個在身邊經過的人點頭說「你好」，但無人理睬。一個寒冬下午，她在入口處差點被冰滑倒。慌亂中被人扶住。那人還關心地問：「你沒

事吧？小心一點。」抬頭一看，幫手的正是那個乞丐。她內心一陣激動，原來，外表卑微的人，也有一顆高貴的心。

于湮的手筆，處處顯示出女性作家的細膩、柔婉，輕輕觸摸讀者的心靈。這在《彩虹橋的顏色》中尤為突出。（該篇獲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第九屆「海峽情」有獎徵文、首屆「四海華文筆匯」三等獎，一九九七年）。她通過自己小時候對彩虹的憧憬，以及西方女孩瓊安對五彩顏色的執著，揭示了少女的美好理想和對未來社會的愛。

于湮出生於廣州。父母是醫生，重視對她進行潛移默化的傳統文化教育，讓她從小就懂得感恩和牢記長輩的關懷教導。除了父母，她在書中多處提到姨公對她的影響。姨公是中國著名作家秦牧，他的《藝海拾貝》和眾多散文，在文壇備受推崇。于湮是姨公姨婆撫養大的，從小愛呆在姨公的書房，浸

潤在詩書的氛圍中。離開故土到加拿大後，姨公依然關愛她，每隔兩周就給她寫一封長信，「話重心長，細緻入微；既有人生哲理，又有生活常識的經驗之談」，令她每次看完都淚眼汪汪。

于湮這樣描寫姨公秦牧：「他一生寫作，在四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他出了六十多本書。作為一個作家，他用他人的人格文品，教會我要真誠。他是一個正直而有骨氣的作家，他寫下來的，是一個光明誠實的靈魂。」秦牧的高貴品格已深印在于湮的腦海中。雖然她現在是一名牙醫，但仍會用手中的筆，追隨姨公的信念，以慰他在天之靈。

春雨淅淅瀝瀝，輕輕飄灑，滋潤大地，催生萬物。相信愛好文學、並已漸露頭角的「小雨」，憑藉她的聰穎和努力，一定能在文學這塊沃土上，茁壯成長，開出更美麗的花朵，最終實現自己的「文學夢」。